

豆豆

不負遇見



天雅微妮

三十幾年前，孤身一人來到菲島，邂逅石獅橋中校友會。那時候，這些在年紀上可以當我父母親的學長姐們，給予我家人般的溫暖，讓我永生難忘。那時，校友會每次召開月會，是我最近雀躍的時候。我與蔡盤治學姐總是搭乘蔡福顯學長的車，來回三個小時，從那板牙來到馬尼拉。有時碰上堵車，開完會回到家，已是半夜。我成家後移居納卯，外子吩咐我：只要石獅橋中有需要我的時候，一定不能推辭。每逢校友會換屆，只要秀寶姐一通電話，我必定飛來馬尼拉。如今我年華漸老，許多老校友也已作古，物是人非，不禁唏噓。

因為一場徵文比賽的頒獎典禮，我認識了當年榮獲第一名的鴻毓，從此惺惺相惜。今年，鴻毓的好姐妹秀美即將接任校友聯新婦女委員會主任。幾位姐妹之間的情誼交織成美好的因緣，也讓我與機會誤打誤撞參加了校友聯第十四屆的答謝晚宴。

一進入會場，許多熟悉的面孔映入眼簾。我特地前去向晉江一中校友會理事長賴加亮學長打招呼。當年，如果沒有一中的老師到我家找我去晉江一中複讀，如果沒有遇見當年的班主任黃河祺老師，我可能沒有上大學的機會。畢業四十五年之後，我走進了晉江一中菲律賓校友會。我與一中的緣分，即使歲月如歌，也終將在四十五年的等待中，以晉江一中一分子的身份進入校友聯。

今晚的宴會，我是客。與校友聯編委孫明強先生的往來，是因文字而結下的

緣。那年我參加徵文比賽獲獎，李鴻銘先生等人登報祝賀幾位獲獎者時，也將我的名字列入其中。孫先生是與李鴻銘先生同屆的校友聯主席，因此我需要當面向他們道謝。也是在那天，孫先生得知我寫的一些文章。此後，每當我的專欄文章恰好引起他的共鳴時，他便會打電話與我切磋感想。但每次孫先生邀約我為《校友聯園地》撰稿時，我總會推辭，說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今晚的晚宴，《校友聯園地》的成員被安排在同一桌，孫民強先生拉我去他們那一桌，讓我有機會見到在電話中數次交談過的王宏忠校長。更難得的是，我恰巧坐在陳曉鈞先生鄰座。我們談詩、談菲華文壇的前輩們、談文化，讓我收穫良多。短暫而愉快的交流，令人意猶未盡。

突然，校友聯秘書長蔡金生向我走來。金生兄是我婆婆娘家的鄰居，也是四舅的發小。二十年間，我與金生兄數度搭檔擔任司儀。

記得我們第一次合作時便非常愉快，隨口一句，彼此便能心領神會——這樣的默契，我與高銘森先生搭檔時也曾有過同樣的感受。金生兄交付給我的任務，讓我卻之不恭，只能欣然接受。

交談間，陳曉鈞先生一段關於「感召」與「第一印象」的話，讓我陷入沉思：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然而初心易得，始終難為。每個人都會經歷一段「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的旅程。

感恩遇見，希望不負遇見，不負所託。

(02/26/2026)

葉榆

慈善



是葉菲葉

獻愛心每個人都能做到，如果一直堅持獻愛心做公益慈善，就不容易了。很慚愧，我也是在10年前才對公益慈善有所了解，才參與其中。在菲律賓有一個華人自發組織的民間慈善團體《樂善堂慈善基金會》。

這個團體源於2014年一次偶然的愛心捐助活動。晉江深滬的一位小朋友因患白血病，因為醫藥費，家庭經濟陷入困境。當這個消息飄洋過海傳到菲律賓華人社區。在馬尼拉墨拉蘭做生意的華人圈，熱心的華人們自發地為這位小朋友發起愛心募捐，解決了她就醫的巨額費用。

在大家的愛心接力下，小朋友順利治療，康復出院了。然而，大家的捐款還有剩餘，因為捐款的愛心人士很多，無法退還剩餘的善款。

所以，在幾位熱心的人士建議下，用剩餘的愛心善款，成立了《菲律賓樂善堂慈善基金會》。

從此，開始了樂善堂漫長而大愛的捐助旅程。樂善堂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只用微信群進行捐助的愛心慈善團體。微信群有幾個樂善堂善友群，通過正規媒體記者證實採訪的真實求助病例，設置了樂善堂求助中心

群，有記錄基金會帳目的記帳中心群，保證了帳目透明化。

所有的求助病例通過善友群進行投票，然後捐助病患的善款皆由愛心記者轉交。做一件事不難，保持初心，堅持做慈善公益11年的確不容易！剛剛成立樂善堂的時候，也有一些質疑的聲音，而且所有的義工都沒經驗，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截止今年10月30日，樂善堂就成立12週年了，時間給予了最堅定的答案。在這十幾年，樂善堂慈善基金會一共捐出了大概1000萬人民幣的善款。這不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眾多愛心人士的信任和默默奉獻，才能讓樂善之旅越走越遠，讓更多的病患感受到華人同胞跨山越海的溫暖，照亮他們的世界。迄今為止，樂善堂的五大原則，依然是獨樹一幟的慈善理念：

1. 堅持無開支無費用
2. 堅持帳目透明化
3. 堅持無個人名譽
4. 堅持無個人姓名與鏡頭
5. 堅持銀行只有進帳與捐款希望

未來的樂善之旅，得到更多社會愛心人士的參與和支持。我始終相信：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

在此，感恩致敬：所有支持樂善堂的善友們，好人多福報！

林輝煌

何以「鬧元宵」



特稿

春風拂刺桐，燈火照僑鄉。2026年「驕驥賀刺桐、萬燈鬧新春」元宵燈會，在遐邇聞名的東亞文化之都——泉州全域次第點亮，以最熱烈、最隆重的方式，鋪展丙午年最具煙火氣的民俗盛宴。從鯉城古巷到濱海新城，從中心城區到南安、晉江、石獅、惠安、安溪、德化、永春、泉港等地，萬燈流光、滿城歡騰，勾勒出僑鄉元宵節的壯觀景象。海內外泉州人常言：「元宵鬧過，這一年的年味才算真正圓滿。」一個「鬧」字，道盡閩南人的節慶意趣，更承載著這座城市綿延千年、聯結四海的文化基因。

元宵之俗，源遠流長。作為新年第一個月圓之夜，其濫觴於西漢「太一」祭祀的通宵燈火，興盛於東漢「燃燈表佛」的民間傳揚，至唐代成為法定放燈的全民盛事。千百年流轉間，這盞從皇家祭壇走入尋常巷陌的燈火，在泉州落地生根、生生不息，與海絲文化、閩南風情深度交融，演變為獨具僑鄉特色的元宵燈會。今年燈會以閩南非遗為核心，鯉城、豐澤、洛江、泉州台商投資區及市文化館多點聯動，五大展區、十五個燈區串珠成鏈，織就一幅流光溢彩的宋韻海絲長卷。威遠樓上，龍馬燈組昂首奮蹄，將「馬上封侯」、「馬上有錢」的吉祥祥許藏於燈影之間；中山路騎樓下，千盞花燈綿延不絕，妙音飛天燈組再現古寺禪意與南音雅韻；蟳埔漁村燈影搖曳，簪花與花燈相映成趣，濃郁海絲漁韻撲面而來；台商區水上燈船再現千帆競發之景，以光影訴說當年東方大港的壯闊氣象。一城燈火，照亮街巷阡陌，更照亮無數海外遊子心中的故鄉情懷。

熱鬧不止於古城，更鋪展至山海鄉野。南安雙燈會齊發，新體育場「成功甲騎、馬上大集」鎧甲巡燈、非遗薈萃，九日山祈福燈海與實景演藝交融共生，將成功文化與海絲記憶熔於一爐；晉江以山水為幕，「火馬踏溪」燈綵沿溪而行，漫山燈火如星河落地，重現「一夜魚龍舞」的詩意盛景；石獅古街新韻，花燈滿城，提燈遊街、非遗展演與民俗巡遊相映成趣，盡顯濱海僑鄉的熱鬧與溫情；惠安小嶼「馬上繁華、惠女游燈」千人踩街，拍胸舞、舞龍弄獅氣勢如虹，盡顯漁家兒女的豪邁與質樸；泉港錦繡廣場花燈璀璨，「駿馬來朝」主題燈組氣勢恢宏，千年民俗南莊迴龍燈巡遊祈福，古韻悠長。安溪茶鄉燈影含香，踩街巡遊與百年民俗交相輝映，茶韻燈韻相融相生；永春五里古

街、北溪文苑燈火綿延，古街新顏與燈月交輝，一派祥和盛景；德化盜都以為盜為魂，白瓷工藝與傳統花燈相映成輝，盡顯匠心獨運。一城七縣，各展風華、別具一格，卻同守一份元宵情懷，同護一份文化傳承。這不是一地一景的裝點，而是整片僑鄉大地共同的節日儀式，是閩南文化光燦奪目的形象寫照。

元宵之「鬧」，更在街頭巷尾的沸騰人間。拍胸舞漢子赤膊擊掌，節奏鏗鏘，舞出閩南人坦蕩豪邁的精氣神；火鼎公婆談諧逗趣、搖扇穿行，將市井喜樂演繹得活色生香；舞龍弄獅翻騰跳躍、鑼鼓震天，所到之處歡聲雷動、暖意湧動；南安洪瀾龍閣、泉港蜈蚣閣綿延成行，孩童扮相端坐閣上，古意盎然，宛如一幅流動的民俗長卷；英都鎮萬人拔拔燈蜿蜒長街，燈繩如練，再現當年海絲船家同心祈福的壯麗場景。燈在行，人在走，鼓在響，歌在飛，這盞煙火沸騰，正是泉州元宵恣意飛揚、酣暢淋漓的狂歡。

鬧，是熱鬧，更是傳承。泉州元宵之可貴，不只在於燈火璀璨的視覺盛宴，更在於民俗永恆、文脈不息的精神傳承。針刺無骨花燈、刻紙燈、手作花燈、更藝走進大眾視野；猜燈謎、手作花燈、元宵圓DIY等互動體驗，讓年輕人在參與中感受傳統魅力，讓文脈薪火相傳。對泉州而言，元宵不僅是一場節慶盛宴，更是一堂生動的文化課堂——讓後人知曉根脈所在，讓遠在國外的鄉親銘記鄉愁所寄。

對旅居菲律賓及海外的泉籍鄉親而言，故鄉元宵的燈火，是一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鄉愁。先輩當年漂洋過海、闖蕩南洋，將閩南習俗與故土年味帶到僑居之地，讓鄉愁在異國他鄉蔓延。如今，故里燈火依舊，鬧花燈、猜燈謎、逛市集、看巡遊，依舊保留著最地道、最古樸的閩南風味。無論離家多遠，無論歲月如何流轉，只要故鄉燈亮，那份刻在骨子裡的歸屬感便油然而生。泉州以一城燈火，牽繫四海僑心；以一場元宵，凝聚萬千鄉情，成為聯結海內外泉籍兒女的精神紐帶。

東風夜放花千樹，燈火長明憶故園。泉州元宵之「鬧」，鬧的是人間煙火的溫情，傳的是千年文脈的厚重，守的是文化根脈的綿長。當刺桐萬燈齊明，我們看見的，不僅是盛世繁華的熱鬧圖景，更是一座古城的文化自信，一方僑鄉的精神家園，一束聯結海內外永不熄滅的文化燈火。

蘇麗莎

有比較就有傷害

有比較就有傷害這句話的意思是當人們把自己或他人放在同一標準下比較時，很容易產生負面情緒與人際摩擦。原因大致有3點：

- (1) 比較本身會製造落差感，一旦比較，便會突顯差異，有人高，有人低這種落差很容易讓人覺得自己不夠好或讓另一個人覺得被貶低；
- (2) 情緒焦點轉移，比較讓人更關注誰

比較好，而不是怎樣讓自己進步，被比較的一方可能感到羞辱、嫉妒或自卑者，而比較者也容易陷入傲慢或不滿；

(3) 關係的隱形裂痕，無論在家庭、朋友還是職場，頻繁的比較會削弱信任與親密感，因為人心會下意識地防備或疏遠對方，如果一定要比較，比較自己的進步較為比較和別人的差異要健康得多，這樣才不會讓比較變成傷害。

胡濟衛

美以攻打伊朗的三種結局



特稿

2026年2月28日，中東再度被戰火點燃。以色列國防軍以「先發制人」之名對伊朗發動打擊，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後宣佈在伊朗開闢「大規模作戰行動」，誓言將伊朗的導彈工業「夷為平地」。數小時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起代號「真實承諾-4」的反擊，導彈不僅飛向以色列，還精準命中位於巴林的美國第五艦隊基地以及美軍在卡塔爾、阿聯酋等地的軍事設施。

這並非又一輪簡單的「報復-反報復」循環。當美國從「幕後協調」走向「前台宣戰」，當伊朗的反擊不再局限於代理人而是直接打擊美軍基地，這場博弈的烈度已發生質變。戰端易啟，收場難測。綜合各方態勢，美以對伊朗的這次軍事打擊，或將導向三種截然不同的結局。

結局一：有限衝突下的「恐怖平衡」

第一種可能，也是最符合各方短期利益的走向，是衝突在達到某種「懲戒」效果後逐步降級，最終通過第三方斡旋達成新的「恐怖平衡」。

從美以的戰略表態來看，其目標並非全然是「推翻德黑蘭」，而是具有鮮明的有限性。

特朗普提出的三大目標——消滅伊朗海軍、摧毀伊朗導彈工業、確保伊朗不能獲得核武器——雖然措辭猛烈，但本質上屬於對伊朗軍事能力的「外科手術式」削弱，而非對伊朗政權的地面絞殺。

以色列雖然宣稱「目標是推翻伊朗政權」，但其行動層面更務實的考量在於：借美國之力，沉重打擊伊朗的導彈與核能力，重建自身的威懾信譽。

伊朗的反擊同樣留有博弈的餘地。儘管伊朗官員宣稱「反擊不設紅線」，但其首輪打擊目標明確鎖定為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和以色列的軍事安全中心。這種對等反擊的姿態表明，德黑蘭在展示「決絕姿態」的同時，也在謹慎地避免直接屠殺平民而觸發美國國內全面戰爭的民意。這是一種「邊緣政策」的經典操作——用足夠痛的報復證明反擊能力，但又不至於痛到讓對手不得不啟動全面戰爭機器。

在這一走向下，隨著國際社會的緊急斡旋，戰事可能在未來數日或數週內偃旗息鼓。結果是，伊朗的核與導彈能力雖受重創但未被根除，美軍繼續駐紮中東但基地安全面臨更大威脅，地區局勢進入一種比戰前更加脆弱、更加充滿敵意的「冷和平」。

結局二：戰火外溢下的「區域大戰」

最令人擔憂的第二種結局，是衝突失控演變為波及整個中東的全面戰爭。

此次戰事與以往最大的不同在於地理範圍的爆炸性擴展。伊朗的反擊清單中，不僅包含以色列和巴林的美軍基地，還涉及卡塔爾、阿聯酋、科威特等國的目標。這些國家大多是美國在海灣的重要盟友，有的（如卡塔爾）甚至部署著美軍中東司令部的前沿總部。當戰火從波斯灣北端蔓

延至整個海岸線，這場戰爭的性質就變了——它不再僅僅是「伊以對抗」，而是「伊朗VS美國及其所有地區盟友」。

阿聯酋已報告出現平民傷亡，沙特等國的軍事設施也傳出爆炸聲。如果伊朗的後續打擊造成美國或海灣國家的重大人員傷亡，美國國內「徹底解決伊朗問題」的政治壓力將空前高漲。一旦美國被拖入地面戰爭，或者以色列藉機對伊朗核設施發動總攻，伊朗勢必動員其在黎巴嫩、敘利亞、也門、伊拉克的所有「抵抗軸心」力量，對美以及其地區盟友展開無差別攻擊。

屆時，這不再是「美以攻打伊朗」，而是一場將整個伊斯蘭世界撕裂、將全球能源命脈置於火海的區域大戰。油價將衝破天際，大國將被捲入，沒有人能成為真正的贏家。

結局三：德黑蘭變天與「秩序重構」

最激進也最具顛覆性的第三種結局，是美以的軍事打擊成為壓垮伊朗現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特朗普在宣戰視頻中毫不掩飾這一野心。他不僅呼籲伊朗軍隊「放下武器」，更直接對伊朗人民喊話：「你們自由的時刻就在眼前……當我們完成任務後，接管你們的政府，它將屬於你們。」這種措辭已遠超軍事打擊範疇，帶有鮮明的「顏色革命」和政權更迭色彩。

這一走向的觸發條件極為苛刻：軍事打擊必須精準斬首伊朗最高決策層，同時伊朗國內因經濟困頓、民生凋敝而積累的社會矛盾被瞬間引爆。從目前態勢看，以色列媒體已將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列為打擊目標，這無疑是在觸碰伊朗政權的核心底線。

然而，歷史反覆證明，外部軍事高壓往往帶來「聚旗效應」——讓內部本已分裂的民眾因外敵入侵而重新團結在政權周圍。

除非美以能像2003年伊拉克戰爭那樣快速癱瘓國家中樞，並在廢墟上迅速扶持起一個具有民意基礎的替代政權，否則，德黑蘭非但不會「變天」，反而可能激發出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抵抗意志。一旦美國陷入「伊拉克式」的治安戰泥潭，其全球霸權將加速消耗。

結語：懸崖邊的「灰地帶」

透過硝煙審視這三種結局，最可能的短期走勢是第一種與第二種之間的「灰地帶」——戰事烈度高於以往的報復循環，但又低於全面的滅國大戰。但危險在於，戰爭是最不可控的人類博弈。無論是特朗普出於國內政治（如轉移愛爾斯案壓力、中期選舉考量）的鋌而走險，還是伊朗「不設紅線」的絕地反擊，都可能導致談判、升級和失控。

中東再次站在懸崖邊上。這一次，掉下去的可能不只是以色列和伊朗，而是整個地區乃至全球的安全架構。對於世界而言，祈禱理性回歸的同時更應清醒：當大炮轟鳴之時，沒有人能準確預知，最後落下的會是談判桌，還是下一顆炸彈。